

导言

通货膨胀通常被定义为价格的普遍上涨，它是这个世界上的头号窃贼。它不声不响地从寡妇、孤儿、债券持有者、退休人员、年金受益人、人寿保险受益人手中窃取财富。小偷、抢匪、贪官污吏等所掠走的财富加在一起也比不上通货膨胀的祸害。

通货膨胀具有两面性，它不光是江洋大盗，同时也是慈悲的施舍者，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慷慨的施舍者，惠及债务人、囤积居奇者、不动产所有者、政府（藉此可以减轻公共债务负担）以及普通股股票长期持有人。通货膨胀对债务人、不动产所有者的赠予超过了所有慈善事业、捐献、捐赠的总和。

这种不公平现象发生的原因在于，当竞争的市场价格节节上升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活费用）操纵价格（Administered Price，例如债券收益）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却大大滞后。如果各个经济部门对通货膨胀的反应都像人们对流行事物一样敏感的话，那么无论价格水平是高是低、是上升还是下降，都不会有什么区别。

作一个大致的估计。1988年全国（指美国——译者）债务总计——包括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抵押债务和消费债务——将近64710亿美元。近半个世纪以来年通货膨胀率大约为4%，仅1988年一年全国债权人的收入就减少了2590亿美元。而在1967年，美国因抢劫、诈骗以及其他破坏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据估计不过40亿美元。

还可以将通货膨胀给予债务人的价值2590亿美元的赠予同1984年全年美国慈善捐赠的总额作一比较，后者估计为1540亿美元。

通货膨胀与一般的窃贼不同：通货膨胀背叛了公众对货币的信任，而抢劫者则不然，因为受害人从未对他们抱以信心。通货膨胀与一般的慈善行为也不一样：通货膨胀对施舍对象不加选择，而后者则是出于同情或为了推进某项事业。慈善行为包含了道德价值，而通货膨胀却与此无关。

通货膨胀实现了巨额的财富再分配，但并不收取任何佣金，它所取得的等于它所支付的。通货膨胀是看不见的，也是没有人格的，它飘忽不定、无声无息。那些财产被掠夺的人们常常无法识别这个窃贼，他们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已经遭受了抢劫；而那些受惠者则无不将其恩惠归功于自己的精明。

与价格行为有关的学术讨论几乎从不涉及通货膨胀的道德与伦理评价。

认清通货膨胀的障碍在于货币幻觉：即货币价值的长期稳定性——一个广泛传播但是完全错误的信念。这一信念的谬误是十分明显的，1933~1987年间美元贬值87%。造成货币幻觉的部分原因在于人们继承了早先时代的看法。从总体上看，当时的物价水平的确表现出一种合理的稳定性；另一部分原因则

是货币发行当局故意设置的虚幻表象。金融大厦堂皇的外表和豪华的内部装修无非是为了传达一种稳定和可信赖的形象，而这一切的实质却是影影绰绰的骗局。

怎么办？任由人民听从货币幻觉的摆布？他们对通货膨胀的不公平之处显然一无所知，这样做当然可以减缓不可避免的责备和令人不快的对比。或者，是否应当承认人民有权利了解通货膨胀以及它所掠取的和它所给予的，即使这些知识可能会导致摩擦和矛盾？作者的态度是：如实地提供事实。维护公共利益绝不应该成为欺骗人民的借口。

由于人们知之甚少，通货膨胀往往被归咎于各种原因，而在不同的经济群落间埋下彼此仇视的种子。消费者因为物价上涨而诅咒食品加工商和销售商；同样，租金上涨时则会咒骂房东的贪婪；制造商提价被指责为惟利是图，即使他们可能已经亏损，如此等等。稳定的价格往往意味着比较和谐的社会关系。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是构成所有商品价格的共同要素，货币的神秘性增加了理解的困难。据说那位闻名于世的法国金融家罗思柴尔德(B. Rothschild)讲过：据他看来真正理解货币的人士只有两位——一位是法兰西银行里的小职员，另一位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然而不幸的是，他们之间意见相左。”货币的神秘感导致人们竭力忍受伴随通货膨胀过程的巨额财富再分配。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赞成通货膨胀，据说这样可以给那些理解通货膨胀的聪明人创造机会，令他们在经济活动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而懵懂无知的人们则理当陷于困境。关于通货膨胀，当然可以有各种看法，但这类辩解只能遭到人们的唾弃。

通货膨胀有一个绝对的对立面——通货紧缩，它的定义是

普遍的价格下降。有些人会想，既然通货膨胀不好，那么从逻辑上讲通货紧缩就一定很好。可是实际上通货紧缩也像通货膨胀一样为所欲为，毫无人性。它的作用同通货膨胀刚好相反：它从固定债务债权人手中掠取财富给予固定收入受益人，这是因为竞争的市场价格下降而那些价格受控部门的收入却基本保持不变。

此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区别：通货膨胀的财富再分配就其总额而言是上升的，而通货紧缩却意味着财富总额打了一个折扣。在美元价值变化不定的情况下，制定长期性的经济决策无异于企图凭一把橡皮尺建起楼房。

法律执迷于货币幻觉，赋予不公平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以合法地位。在通货紧缩时，它发出取消抵押品回赎权和补足差额的判令，迫使本已偿付了其债务真实价值的债务人按合同标明的金额支付。在通货膨胀时，法律又标榜“充分支付”，结果债权人按合同书面金额取得的偿付只有其债权原值的一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俨然使盗窃合法化。在通货膨胀时，债务人自债权人处窃取财富，而在通货紧缩时，这一切又刚好倒过来（价格、工资、收入和经济增长率反映了价格水平变化的效应。真实工资、真实价格、真实收入以及真实的经济增长率都经过了各自的修正以消除价格变动的因素）。

从前，以非常稳定的价格表现为常态，通货膨胀属于例外。30年代货币纪律开始松弛我们从此进入了通货膨胀时代通货膨胀成为常态，稳定的价格表现则越来越少了。那些已成惯例的制度——法律的、社会的和经济的——依然反映着从前那个时代的要求，如今都已过时了。

民族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权，他们采取借贷、哄骗的方法过度发行货币，有时甚至不加任何解释，其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人们往往错误地解释通货膨胀，因为他们对通货膨胀了解得很少。以通货膨胀和增税相比，政府更青睐前者，因为后者是人人都看得见同时也是人人都讨厌的。然而赤字财政所导致的通货膨胀也是一种税收，并且是最残酷的税收。民间的财富因此转移到政府手中，尽管这一过程相当隐蔽，但其效果却是一样的。保守派人士曾有一句口头禅：税金有多少，政府的能耐就有多少。可是，在赤字财政和增发货币的时代条件下，这句话只说对了一部分。除了税收这种公开的形式之外，如今政府还可以借助通货膨胀的欺骗手段从人民手中搜刮财富。

假如政府部门的扩张完全依靠增税而不是借助通货膨胀的力量，那么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都会精简许多。可是眼前的利益压倒了长远利益，幻想压倒了务实的态度，结果政府机构不断膨胀，物价则同时节节上升。

那些诅咒通货膨胀的人，他们的注意力局限于稳定物价的益处而忽视了增税和精简政府的代价。

本书的研究涉及通货膨胀时代和制度化的物价水平的不规则上升；发掘了自古罗马时代至今的通货膨胀的历史；力图勾勒出当代所面临的形势；同时，对于其未来的趋势进行了探索性的讨论，其中也包括各种治理对策的介绍与评述。

从逻辑上讲，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希望在于稳定币值。只要满足这一条件，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以及它们所带来的不愉快都将归于消失。人们也知道应该怎样做——限制货币发行。问题在于，贯彻这项政策所必须的严格的纪律性超出了当今各国政府权力的范围。一部分人受益于通货膨胀，另一部分人则利用通货紧缩发财。稳定币值的方案不是遭到这一方的谴责就是受到另一方的反驳。

假设年通货膨胀率为 5% 并且持续 5 年，价格上涨将达到

28%。将通货膨胀率提高到 10% 并且持续 10 年，物价指数将由 100 上升到 259。如果将这两个数字再改成 20% 和 20 年，物价上涨的幅度将是 38 倍。这就是令人为之色变的几何级数增长。一旦这种病毒侵入经济系统，只有极为强力的抗体才能克服它。

结论 在过去 60 年里，我们看到了广泛的和无法摆脱的通货膨胀的形成过程，它的地位由于经济系统内部的倾向性和各种政策措施而得到巩固。国家应当执行全力以赴抑制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即使这种作法可能意味着相当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代价。当通货膨胀尚处于爬行阶段时就采取措施予以控制，代价会小一些；一旦羽翼丰满，通货膨胀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恣意肆虐，迫使人们付出惨重的代价。通货膨胀的历史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以目前的形势而论，零通货膨胀虽然很有吸引力，但实际上却是不可能的。而像拉丁美洲那种类型的两位数甚至三位数的通货膨胀，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经验证明，5% 以下的通货膨胀率是可以忍受的，事实上这已经成了默认的美国经济政策，尽管人们还没有公开讲出来。历史研究、经济学家和现代政治格局似乎都赞同目前这种抑制通货膨胀的努力，从而大萧条的悲剧将不至于重演。

抑制通货膨胀的最大障碍在于：大致说来，人们私心里还是喜爱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的。

1 章

价格简史

当你无法用数字来描述某一事物时，你对它的理解还只是模糊的和不完美的。只有掌握了数学化的方法，才能理解这一事物。

——开尔文勋爵，1889

作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价格史——一个被忽视的历史领域的研究中获益。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专注于政治史、社会史和军事史的主题。由于某种原因，经济史遭到忽视。而价格史，尽管对于普通人的生活极其重要，但即使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也是尚未触及的领域。这可能是因为货币和价格的话题过于粗鄙，不宜于作为学术研究的课题。事实上，人类历史的各个方面都是相互联系的。本书作者的努力也许有助于纠正这一偏见。

通货膨胀构成了价格史上最富于戏剧性的场景。对此，仔细的研究也许有助于制定更好的经济政策。P·亨利宣称：“在生活中，只能有一盏指路的明灯，那就是经验。”G·桑塔亚那则证明了：“不懂得吸取教训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本书所讨论的案例涉及 18 个世纪以来的四大洲的历史（详见表 1.1）。当然，合适的案例何止百例，只是限于篇幅未能一一详述。

表 1.1 通货膨胀历史上的 15 个案例

	通货膨胀 的年份 ^①	高潮末期的物价指数 (开始年份=1)	年增长率 (%)
古罗马 ^②	150~301	200	5.6
黑死病 ^③	1348~1351	2.4	5.8
西班牙 ^④	1501~1600	4.2	1.5
约翰·劳 ^⑤	1717~1720	2.0	26
美国革命 ^⑥	1775~1780	32	100
法国大革命 ^⑦	1790~1796	285	157
美国内战，北方 ^⑧	1861~1864	2.1	28
南方 ^⑨	1861~1865	91	209
德国 ^⑩	1910~1923	143×10^{10}	1174
俄国	1913~1924	171×10^8	752
匈牙利 ^⑪	1945~1946	400×10^{25}	3×10^{27}
中国 ^⑫	1937~1949	126×10^{13}	1451
玻利维亚 ^⑬	1972~1985	103×10^3	143
巴西 ^{⑭⑮}	1937~1988	800×10^7	56
美国 ^{⑯⑰⑱}	1933~1987	7.7	3.8

年份起迄自初起阶段至高潮末期。绝大多数案例中通货膨胀在此后并未停止，但其形式则温和一些。

② Jones, A. H. M. . 1974. *The Roman Economy; Studies in Ancient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History* (罗马经济：古代经济与行政史研究). Totowa, NJ: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 201.

③ Rogers, J. E. T. , 1866,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from 1259 to 1793 (1259~1793 年英国农业与价格史)". Summarized by Murray, N. C. . 1922. "Wheat Prices in England (英国小麦价格)", in 1922 Yearbook of Agriculture. Washington, DC: U.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1923.

④ Hamilton, E. J. , 1934.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501-1650* (1501~1650 年美洲财富与西班牙价格革命). Cambridge: Harvard Uni-

versity Press.

Hamilton, E. J. ,1936. "Prices and Wages at Paris Under John Law's System (约翰·劳体制下巴黎的工资与物价),"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51:51-54.

⑥ Fisher, W. C. ,1913. "The Tabular Standard in Massachusetts History(麻省历史上的币值计算标准表),"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7:452.

⑦ White, Andrew D. ,1933. *Fiat Money Inflation in France: How it Came, What It Bought, And How It Ended*(法国不兑现纸币通货膨胀: 起源、过程与结束). 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 PP. 44-45.

⑧ Warren, G. F. , and F. A. Pearson, 1935. *Gold and Prices* (黄金与价格) New York: Wiley, P. 13.

⑨ Lerner, Eugene M. ,1955. "Money, Wages, and Prices in the Confederacy, 1861-1865(1861~1865 年南部邦联的货币、工资与物价),"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3(1):24.

⑩ Warren, G. F. , and F. A. Pearson, 1937. *World Prices and the Building Industry* (世界物价与建筑业). New York: Wiley, P. 42.

⑪ Nogaro, Bertrand, 1948. "Hungary's Recent Monetary Crisis and Its Theoretical Meaning (匈牙利最近的货币危机及其理论意义),"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8(4):526-542.

⑫ Wu, Kang, 1958. *Historical 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inflation in Old China and unpublished records of Central Bank of China* (与旧中国通货膨胀相关的历史数据和中央银行未公开的记录). Quoted in Chou, Shun-Hsin, 1963. *The Chinese Inflation, 1937-1949*(1937~1949 年中国的通货膨胀).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261.

⑬ Cole, Julio Harold, 1987. *Latin American Inflation: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s and Empirical Results* (拉丁美洲通货膨胀: 理论解释与经验主义结论) New York: Praeger, P. 42.

⑭ Wegner, Walter O. ,1953. "Relationships Among Price Levels in Various Countries(各国物价水平的联系)," Ph. D. thesis, Purdue University.

⑮ United Nations, 1953-1988. *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统计月报)

⑯ Warren, G. F. , and F. A. Pearson, 1935. *Gold and Prices* (黄金与价格) New York: Wiley, PP. 12-14.

⑰ Wegner, Walter O. ,1953. "Relationships Among Price Levels in Various

Countries(各国物价水平的联系), "Ph. D. thesis, Purdue University.

⑱United Nations, 195-1989. 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统计月报)

表 1.1 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天文数字般的物价水平, 出现于德国、俄国、匈牙利、中国、玻利维亚和巴西等国——全部发生于 20 世纪。在 1923 年的德国, 一张邮票价值 1000 亿马克。作者试图在本书中说明这些经济现象是怎样发生的, 当时的人民又是怎样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尽管恶性通货膨胀构成讨论的重点, 一位数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在本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这些通货膨胀的案例具有共性, 其中绝大多数伴随着甚至包容于国内的重大事件: 战争、革命或自然灾害。通货膨胀常常是世间其他恶行的替罪羊。

所有的案例都呈现出通货膨胀的共同特征——“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它们的起因都是太多的货币。只有一个例外: 黑死病时期的通货膨胀是由于商品短缺所引起的, 而当时的货币供应则并未变化。

当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 政府往往采取增发货币的手段或将其列入优先的考虑, 然后才考虑其他选择如征税、借贷、增加产量、征用、价格管制、配给制、补贴、厉行节约、动用库存等。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通货膨胀, 必须同时考虑到其他选择的后果。

通货膨胀无一例外地导致了剧烈的财富再分配。其中不少例子是与经济成长并行不悖的, 这一点也许出乎某些人的意料。官方的态度, 至少在口头上, 总是坚决地反对通货膨胀。本书所涉及的通货膨胀绝大多数已经结束: 经过从初起到爆发的阶段, 再由稳定转为消退, 或者大大降低了其上升的速度。然而纵观历史我们发现, 物价水平仍然表现为不规则的上升趋势。

就国际贸易和货币汇率可以影响的范围而言，各国的价格运动大致相同。个别国家的通货膨胀总是伴随着货币贬值或者将通货膨胀传播到其他国家。这些效应拉平了通货膨胀国家与其贸易伙伴的价格水平。

当然，每一例通货膨胀都包含了自身的特点，这不仅表现在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上，同时也表现在各自的起因和结果中，其中涉及各种政体和所有已知的货币形式。它们全都符合已知的经济运行规律，通货膨胀并未构成经济学规律的例外情形。

现将各个案例中最值得注意的特点分述如下：

古罗马：铸币成色降低导致通货膨胀；

黑死病：通货膨胀削弱了农奴制；

西班牙：美洲白银涌入导致通货膨胀；

约翰·劳：首次采用纸币制度并引起通货膨胀；

美国革命：大陆币对独立战争的贡献；

法国大革命：震撼世界的历史剧变转移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注意；

美国内战，北方：战后的通货紧缩比战时的通货膨胀更值得重视；

南方：通货膨胀、战败和战后的苦难；

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型；

俄国：计划经济与通货膨胀；

匈牙利：惊人的、举措失当的、难以置信的、被遗忘的通货膨胀；

中国：金融秩序失控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玻利维亚：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

巴西：经济发展同通货膨胀的相容和协调；

美国：通货膨胀时代的来临。

众多的学者们为上述经济过程的研究做出了贡献，表 1.1 的注释中列出了其中几位的姓名。很少有人了解并且尊敬这些学者，他们所搜集的资料躺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多少年来无人问津。这些都是尚待发掘的丰富矿藏。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由于人们的注意集中于其他主题，经济史的研究被埋没了。

19 世纪中叶以前的统计数字当然谈不上非常精确。有关的价格资料是由历史遗留的碎片拼凑而成的：古代货币、契约、法令、法庭命令、商业账簿、交易记录的残片以及同时代文学作品中的零散记载。19 世纪以前人类还没有开始进行专门的和持续的价格记录，只有细心考证才能发掘到有关价格变动的趋势和范围的资料。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搜集了自己的价格数据，其精确性和连续性也大为改善。大多数的统计数字采取了商品批发价格指数的形式。由于不同时期指数的构成成分有所变化；在本书中采取了一些修正方法以使有关数据在相当长的时段中仍然具有可比性。事实上，即使不经过这种处理，价格行为的一般模式本身也已经十分明显，完全可以作出合理的说明。

在表 1.1 中，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近代的通货膨胀，其烈度大大超出以前各个时代。这一现象可以归因于两次世界大战、金本位制的放弃以及经济生活中对信用和纸币的依赖。同以前的时代相比，当代经济对通货膨胀格外敏感。这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简单再生产，几乎没有什么长期合约。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是可以容忍的。而对于以高度商品化和大量的远期合约为特点的现代经济来说，当代更高的通货膨胀水平无疑是一种极为严峻的考验。因此，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着的难题。奇怪的是，我们所掌握的

经济学知识越丰富，抑制通货膨胀反而越困难。

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当然，这不是绝对的。货币符号出现在价格表中，如果价格出现变化，那么很可能货币发行的情况早已发生变化。就算在价格表上可以罗列出 1000 种商品和服务，但这一因素却总是相同的。

货币幻觉迭遭重创但始终阴魂不散，它是通货膨胀的头号帮凶。那种由货币当局所散布的、得到当局支持并且为许多人所接受的所谓货币是稳定的价值单位的说法无论如何都是站不住脚的。

前面是一片陌生的海域，幸运的是，有些迷航的前辈也曾驶过这块水面，他们的航海日志也许会给我们提供有关材料。现在该轮到我们的了。

2 章

历史上的通货膨胀

2.1 古罗马：通货膨胀与铸币成色下降

古罗马的通货大膨胀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物价上涨现象。尽管价格数据极不完备，但仅据我们所了解的资料即足以确定其程度和范围，各种材料的残片综合了基本的情况。有关古罗马价格变化的史料大部分来自著名英国学者琼斯 (A. H. M. Jones) 的杰出工作。

公元 138~301 年，军服的价格上涨了 166 倍 (琼斯 Jones, 1974)。自 2 世纪中叶至 3 世纪末，小麦价格——物价水平的重要标志——涨了 200 倍 (琼斯 Jones, 1974)。

这一次的通货膨胀无论如何不能归罪于纸币，因为纸币制度要到 1000 年后才会出现。同样，当时也还没有发明诸如赤字财政、公共债务等把戏。古罗马实行的是金属货币制度，包括金、银、铜和青铜。政府的财政基本上采用现金形式。

古罗马通货大膨胀的真正原因在于金属铸币成色下降。前

后相继的皇帝们滥用了他们的铸币垄断权：他们削减了铸币的尺寸，同时却希望凭借自己的权威保持其价值不变——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在铸币中添加一点贱金属，比如铅，使一份贵金属可以铸成两份原来大小的铸币。这种作法增加了皇帝们手中所持有的货币量，从而强化了他们对帝国资源的控制。

在需要缓和税收矛盾的时候，国家就会求助于在铸币中掺假的戏法。在帝国持续期间，很多国家政策发生了变化，惟独这一项却代代相传。当时的政府同今天的一样努力向人民灌输货币幻觉：货币具有国家所宣称的那种价值，并且其价值是恒定的。

罗马帝国的普通公民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们企图在铸币的边缘刮下一点儿贵金属，于是官方改而发行压印花边的铸币以防使用者作手脚。奴隶们将铸币装进羊皮袋子，不停地摇晃令其擦损，然后将袋子烧掉，从灰烬中捡出金屑。只要捡出的金子能够抵得过奴隶们的口粮，奴隶主们就会乐此不疲。当铸币成色不断降低失去信用之后，一种新的铸币很快又出现了。

古人对金银的力量和神秘性的畏惧远远胜于今人。古罗马人很清楚铸币中贵金属的含量，他们并不理会所谓的官价和铸币上皇帝的肖像。随着迪纳里厄斯（Denarius，古罗马银币）中贵金属含量的减少，铸币失去原有价值，与从前相比换取同样数量的小麦和棕榈油需要更多的铸币了。因此，物价开始上涨，或者更准确地讲，铸币贬值了。

其实铸币掺假的行为从古罗马时代早期就已经开始了。一种称为阿斯（As）的铸币最初的重量是 10~11 盎司，到公元前 269 年只剩下 1 盎司，公元前 217 年进一步下降到 0.5 盎司，到了公元前 89 年时则只剩下 0.25 盎司了（列维 Levi, 1927）。这

种作法盛行于共和国时代，到了帝国时代则愈演愈烈。在奥勒利乌斯 (Marcus Aurelius) 执政期间 (公元 161~180 年) 迪纳里厄斯的含银量只有原标准的 75%，而到了亚历山大 (Severus Alexander) 执政期间 (公元 222~235 年) 这一比例更下降为 50% (琼斯 Jones, 1974)。

公元 235~284 年，罗马的政治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经济上一片混乱。篡位者刺杀皇帝夺取王位，转眼间又被新的弑君者所取代。50 年里一共有 26 位皇帝先后执政，其中只有一位，即克劳迪乌斯 (Claudius) 免于暴死。辉煌的罗马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无政府状态持续期间，通货膨胀臻于极致，铸币急剧贬值。在盖利努斯皇帝 (Gallienus, 公元 253~268 年) 执政期间，“银币”的含银量还不到 5% (琼斯 Jones, 1974)。

政权总要靠金钱才能维持。但是到哪里去找这些钱呢？征税吗？在普遍的无政府的状态下，征税即便可行也必然是极其困难的。削减政府开支？军费是主要的开支项目，在帝国面临野蛮人威胁的紧要关头，削减军费也是不可能的。进行新的征服？维持已有的家业尚属不易，遑论其他。指控有钱人犯有叛国罪并且没收他们的财产？这种作法早已有之而且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相对来说，降低铸币成色毕竟是最方便的一种选择。

公元 3 世纪罗马帝国的通货膨胀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它是更大范围内社会变化的一部分——罗马帝国的崩溃。从历史的角度看，通货膨胀常常成为更深层次的社会灾难的替罪羊，而官员们碍于面子往往不肯承认。

有关罗马帝国衰亡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从表面上看，它们同本书似乎没有什么直接联系。据它们所称，通货膨胀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之一，可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杰出人物——弗兰克 (Frank)、吉本 (Gibbon)，

海特兰 (Heitland)、科恩曼 (Kornemann)、尼采 (Nietzsche)、罗斯托夫采夫 (Rostovtzeff)、汤因比 (Toynbee) —— 却没有一个人将罗马帝国的衰亡归咎于通货膨胀。

当时的皇帝和他们的顾问是否清楚成色下降会导致通货膨胀，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专业化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直到 18 世纪才开始出现，并且直至今日仍然还只是一门尚在发展中的学科。罗马人航行在通货膨胀的暴风骤雨之中，手中却没有经济学的罗盘。当然，从古罗马的经验中还是可以看出经济规律的作用，尽管人们要过很久以后才能够发现这些规律。当铸币成色下降的时候，黄金就被窖藏起来了。次贵金属——银、铜和青铜——进入流通，劣币驱逐了良币，遵从格雷欣 (T. Gresham) 1558 年首次表述的著名法则。随着铸币数量的增长，它的价值开始跌落，这一现象可以由 1852 年穆勒 (J. S. Mill) 的《货币数量论》加以解释。

古罗马的经济主要是实物经济，其交换经济的比重比现代经济低得多。因此一定幅度的通货膨胀在当时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当然，我们手上缺乏详细的年度统计数字，不过在那种经济形态里通货膨胀看来是比较和缓从而能够忍受的。在一个半世纪的时段里物价上涨 200 倍，按复率计算则为每年 5%~6%，这一数字同 20 世纪里许多国家的遭遇相比显然温和得多。当然，在独裁主义的罗马，某些领域中的价格变动要慢一些。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关系完全扭曲了。自公元 2 世纪到 3 世纪，以购买力计算的高级官员的工资下降到只有原来的 1/8 (琼斯 Jones, 1974) 其结果是工资的差额要靠贿赂和馈赠来补足。依靠诺瓦和特拉扬信托基金 (The Great Trust Fund of Nerva and Trajan) 施舍的城市贫困儿童的实际所得下降到从前的 2%~3% (弗兰克 Frank,